

義烏縣志

卷卷
二十一
二

主持：吳潮海
承辦：吳傳健

嘉慶義烏縣志

平裝二函十冊
精裝一函十冊

著者：（清）諸自谷、程瑜、李錫齡

影印：義烏市志編輯部

地址：稠城鎮康園路30號；郵編：322000

藏版：義烏市圖書館

印制：蕭山市古籍印務有限公司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制 印數：〇〇一—三〇〇

（內部資料，免費交流）

準印證號：浙內圖準字（2001）第170號

義烏縣志卷二十一

忠義傳序

喻良能

忠義者天下之大閑也亦天地勁正之氣之所寓也是氣之在大虛間金得之更百鍊而不變松柏與竹得之冒嚴霜烈風積雪而不少衰人臣得之蹈白刃赴水火歷萬死而不改其操由此故也李白有言忠於其主人之主皆欲其臣然則不忠於主亦人主之所不欲也蓋人之意若曰斯人者既忠於彼豈負我哉苟負於彼必不忠於我矣且比干違武王者也武王封之美其正也太宰嚭成越王者也越王誅之惡其姦也丁公不殺漢高恩孰甚焉而報以

大戮者豈非以其悖於楚乎季布數窘高祖讎孰甚焉而赦爲郎中者豈非以其忠於羽乎徐世勣不貪李密之黎陽太宗所以勤勤於託孤也鄧曉聞李軌敗而入賀高祖所以廢而不齒也章聖皇帝過巡遠雙忠廟徘徊歎息嘉其盡節異代著金石刻以贊其忠夫巡等盡節於有唐之嘗而見褒於有宋之英主蓋忠則爲人主之所貴不忠則爲人主之所賤未有反覆賣國左右取容而見好於主者亦未有盡忠爲國不爲詭隨而見惡於主者此忠義傳之所以作也傳自列國終於五代博采正史旁及傳記惟忠節卓然係天下國家之所以安危事之所以成敗可以裨

名教可以勵風俗者乃在此選不然不錄也上下千餘年
間所取者不過一百九十人而已嗚呼可謂難得也矣後
之爲人臣者可不慕哉

送楊仲章歸東陽詩卷序

金涓

楊君仲章以清峻修敏之質好學不倦窮討六籍雖晚登
先師黃文獻公之門而強記卓識邁倫逸等一時學者咸
推先登宋君景濂每稱之曰能而先師亦自謂不意晚年
復得此友如涓者愚弗能矜頑弗能訂安敢望其末光也
哉重自念四方士人登先師之門者無有不立名成業涓
自幼年侍側時則有陳君時甫吳君立夫李君仲倫朱君

元達朝夕講論文字辨析義理涓未始或能識知也既而時甫居東陽以明經授徒常數十百人弟子不遠百里而至其高第弟子則有張君良金爲江浙鄉舉易魁凡爲舉子之業者無不宗焉立夫以庚申歲中鄉試榜仲倫以茂才異等用大臣薦爲校官惟元達豪俠不羈邈視進取以學問文章同遊浙西者三十餘年雖虞柳諸公薦書交上亦睥睨弗顧也後數年先師提舉江浙儒學時則有劉君子實哲君子正應君之邵陳君子中肄業西湖書院劉哲二君皆登上第應則兩中鄉舉榜陳回河南授試主司見其文反疑其爲南人代筆之作由是失利而返則抑鬱不

得志卒於錢塘先師銘其墓焉迨夫先師告老致事而歸
則有宋君景濂許君存仁王君子充以英敏絕人之學一
時咸集文名德業超出前輩今則皆居要路密邇清光所
謂立名成業真足以承前引後嗚呼盛哉夫何朱君伯清
傳君國章與吾仲章氏皆以妙年傑學才器局幹以出入
乎諸公之間逐逐焉不以印組爲務忒忒焉不以文章自
高晦光隱德逸志抗雲迴出人表比辟書及門伯清以居
制不出國章以母老懇辭仲章則先事適機以自潛時知
縣胡公子實方興學校以導民奉幣致請仲章爲弟子師
迎焉以備其敬館焉以具其禮無幾何致辭而歸咸贈之

以詩去則隱於東陽南溪之濱閉門絕客束書問農文不
留稿詩不贈人與涓不相聞問者寥寥四五載矣今其季
仲齊授徒法興精舍涓適見此卷慨後生之可畏嗟良覲
之難逢痛念先師之不可復作矣因撫卷興思先師以晚
年得此友爲喜而涓亦以晚年得友斯人爲奇則先師道
業之傳宗而主之者有其人予復何憂遂并叙此意于卷
端以寓夫久要不忘之意云仲章見之其必有以知我屬
望之深意也

題蜀山樵唱後序

金涓

予憶侍先師黃文獻公謁文懿許先生於歲寒亭上學者

環立左右而北方之人爲多儀觀俊偉辭語閑雅心竊慕之既而先師以應奉文字召入翰林予遂登文懿先生之門與諸公竝列時蒙古人丑時中已登科第維揚王仁昭魁河南省真定馬文潛由國子監生先後繼至雖以先生之德業聞望昭著于外方故不遠數千里而來亦由當時科目之設爲一代之盛選所以讀書而至者不絕乎道路是皆有出仕之望者也今天下方用兵設科取士之法有所未暇吾友楊君仲齊獨閉戶讀書爲文詞有氣有光法度可采且又絕意進取深可加尚而熊侯以郡同知金華

事潘公

廷堅字文叔號茂清

薦首推爲武義經師居數月力辭而退

邑宰胡子實又因選才之例舉以充貢儻俛戒途遽辭疾而還於是心愈求僻徘徊於蜀山之間擇林谷之幽竹石之美傲法輿精舍小樓爲修讀之計感激奮勵刻苦自持不與事接凡經史子氏醫藥卜筮之書無有不讀而約通其大義其於堪輿之學尤爲精妙暇則藝游乎吟詠之間長篇短章豐厚古澹膾炙人口此特其餘事耳予久寓蜀壑與仲齊相去不遠二三里而每一相見動逾數月仲齊方以分陰爲惜而不暇出予亦以多病足弱而憚於行暇日偶同劉仲章氏過仲齊見其學日益進而德日益修且材質足以任重知慮足以周物誠不忍見奇瑤橫棄道側

因諷之出仕方仲齊曰予才雖不迨古人而志豈不同於
古人乎子不聞閔子之言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
矣卓然之志介然之言殆不可犯庶幾古之所謂獨善其
身者歟嗚呼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惟其
有可爲之時必資乎能爲之才又有得爲之勢而後出旣
出則必求行吾志未嘗屈身以殉人也今仲齊讀書明理
論學則優矣是有能爲之才也郡邑之間文章論薦又有
得爲之勢也抱能爲之才挾得爲之勢乃高居深隱若將
終身焉者抑非以時方用武未見其有可爲之時邪誠使
幡然悔悟出而用世操觚翰以廁于諸公之門立奇以取

名孰曰不可乃釋此時而不爲則知仲齊夙夜強學非所
以待問也藏器于身非所以待時平時不再來仲齊其自
爲之

昔爲乙巳九月
在洪武前四年

朱左司集序

王 禕

厲志先生朱公集若干卷禕與公之曾孫烈既訂定而編
次之因序其後曰公諱元龍字景雲婺之義烏人宋嘉定
十六年進士歷温州平陽池州青陽兩縣尉饒州司理參
軍皆有能名遷處州縉雲令改官擢幹辦行在諸司糧料
院除宗正寺主簿尋陞宗正丞兼權左司郎官國史院編
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公之在左司也京局官或挾權貴勢

求舉牘輒拒之曰舉牘可以勢取邪宦官陳詢益求建節
事下都司議公以謂優異內官寵賁節鉞雖出於特恩主
張國是愛惜名器必由於公論於事爲不可宰臣傳旨令
改擬公曰吾職可罷筆不可改也有宗室與民訟圩田衆
莫敢引決公曰于法品官不許佃民田奈何天子屬籍之
親乃有爭田訟邪毅然決之歲大旱宰臣請天子拜佛以
禱公沮之曰稽首號泥佛常人不屑爲願欲天子爲之乎
時議括兩淮之浮鹽公以爲朝廷而行商賈之事廟堂而
踵諸閫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鹽自今日始不可又兩上
封事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痛哭流涕言之先是

史嵩之在督府公劾其殺富民王倫爲非已而嵩之入相
公遂斥去矣郭右史磊卿正士也聞而歎曰嗟乎朱左司
亦遭煩言世道猶可爲乎因憤而死公旣斥得予祠秩滿
著知衢吉二州皆旋予祠祿除知台州以憂不赴暨服除
而鄭清之再入相清之尤素惡公切直或告公有可以回
宰相之意者則應之曰吾生爲正人死爲正鬼耳於是家
食十年卒老以死矣自禕幼時從長老得公言行想見其
人巖巖然不可犯竊嚮慕之及讀公家集獲窺其剛大之
氣浩然無餒益信公之正色立朝危言峻行不可奪者一
本於誠非世之矯訐而盜名者可同日語也始公受學鄉

先生毅齋徐公僑既又從四明絜齋袁公燮遊徐公考亭
朱子門人袁公象山陸氏弟子公之學蓋會朱陸之異以
爲同是以著於大節表表如是惜乎不克展其所蘊齋志
以死既死史闕其傳其言行又無以暴於後世不亦可悲
也夫故禱序其集特論著其大節俾後有考焉

理學纂言序

宋 濂

自孟子之歿大道晦冥世人擗埴而索塗者千有餘載天
生濂洛關閩四夫子始揭白日於中天萬象森列無不畢
見其功固偉矣而集其大成者唯考亭子朱子而已四夫
子之微辭精義朱子與呂成公既已纂成近思錄以六百

二十二條彙分十又四篇朱子之道無異於四夫子也其散見語言文辭者廣博淵深若未易涯涘烏可以不成編是故覺軒蔡氏與三嶼陳氏皆嘗采爲續錄以傳退軒熊氏患其去取不同據朱子諸書之至精者爲語要而於論學論事尤詳虛谷方氏與熊氏同時則又以爲門人之所紀錄不盡得其真未若文辭出於親製而無可疑復於百十卷中句鈔節析爲四十類名之曰晦庵集鈔嗚呼尊朱子之學者諸家亦可謂有其志矣然而傷於簡者旣不足盡其真醇病於繁者又不能領其樞要二者蓋胥失焉烏傷朱君伯清自幼至老酷嗜朱子之書每謂人曰朱子之

學菽粟布帛也天下一日不可無也伯清既受薦爲國史
編修上簡主知特詔授經於楚王府其見於辭章資爲講
說皆以朱子爲宗已而不俟引年納祿而歸寄迹浦陽江
上日取朱子書溫繹之察陰陽鬼神之運行驗心情性命
之發舒明白昭著循環無窮皆本乎道體之妙所見端確
所得粹凝於是卽朱子精語編成理學纂言一書其凡例
全做近思錄其所采語錄雖雜以方言惟恐失真片辭不
敢移易氣象或不類者刪之其於文集則節取切而要者
載焉凡八千三百條方之於諸家殊適厥中取而讀之不
翅親逢諸子在坐而見門人難疑荅問之盛不知其身生